

序 幕

1

“ 大江山高生野远，
山险路遥不堪行，
未尝踏入天桥立，
不见家书载歌来。 ”

这是平安时期的女歌人小式部内侍作的一首和歌，被收录在百人一首中，高宫明美特别喜欢它。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歌中描绘了她居住的大江町的名胜，但真正吸引她的是围绕这首和歌发生的一个痛快淋漓的小故事，它讲述了作者如何才华横溢。

小式部内侍的父亲是和泉国的国守橘道贞，母亲是集美貌与艳闻于一身，同时尤以和歌闻名于世的女歌人和泉式部。

和泉式部和橘道贞分手后，嫁给了藤原保昌，并定居在丈夫的任地丹后。独自一人留在京都宫中任职的小式部内

侍，按现代的说法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但已被公认继承了母亲的才华。不过，也有不少人略带醋意地猜想她是沾了父母的光。

有一次在宫中对歌，一个叫藤原定赖的人心怀不轨地讽刺她：“你让母亲做的和歌送到了吗？”据说小式部内侍当场做了开头的那首和歌回敬他。

地名“大江山、生野”和动词“行”相连^①，意思是去那儿的路太远“未尝踏入”；“不见家书”^②，就是说既没有踏入母亲居住的天桥立，也没有见到她的信。听到这首歌，定赖一定哑口无言，而小式部内侍也必然博得了满堂喝彩。

或许因为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在普遍比较保守的丹后地区，惟有大江町比较重视女性。就连明美工作的政府机关，男性职员也大多对女性比较和蔼。就在明美接到调令，从产业振兴课工商观光内勤转到《日本鬼交流博物馆》工作时，上司还非常客气地对她说：“为难你了，真对不起。”

大江町位于京都府西北部，是靠近丹后半岛根部的一个小镇。明美一直认为，虽然大江町不如信州的轻井泽町有名，但在全日本的小镇中也是排在前几位。原因在于“大江山的鬼传说”。在全国众多的鬼传说中，仍以大江山的酒吞童子最有名。

（大辞林）是这么解释的：鬼，1、（相对于天神的）地上的各方神仙。凶神； 2、对人作祟的怪物。鬼魂。幽灵；

原文中“大江山”和“生野”两个地名与动词“行”相连，译成中文时按原意写成两句。

^② 日语中“踏”和“信”（此处译为家书）读音相同。

3 具有丑陋外表和可怕的神秘力量、会伤害人畜的想象中的妖怪。《大辞林》上还写道：“鬼以头长牛角、身披虎皮兜裆裤的样子出现，因为在阴阳道中丑寅（即东北角）方向叫鬼门，是众鬼聚集的地方。”并列举了夜叉、罗刹、饿鬼等。另外，书上还说：“也把被放逐的人、盗贼、脱离社会的人以及原住民、异族人等不常见的异种人称为鬼。”

此外，《大辞林》介绍的有关鬼的定义、解释还有很多，但明美只对其中的“脱离社会的人和原住民”感兴趣。

童话、传说中的“酒吞童子”是住在大江山，经常到村庄和城市为非作歹的可怕的恶鬼。在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坏事之后，终于被源赖光和坂田金时（即金太郎）除掉。

但这些都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写的，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

真正的酒吞童子是比睿山上的一名童仆。据说因对当时的佛教教义不满，于是离开京都，躲在大江山反抗朝廷，后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正巧，当时在京都享有盛名的池田中纳言的女儿“红叶姬”突然失踪。阴阳法师安倍晴明向天皇进谗言说：“这是卖酒的富翁酒吞童子干的。”于是天皇命令源赖光讨伐酒吞童子。

在丹后及其相邻的但马地区，除了酒吞童子以外，还流传着许多妖魔鬼怪的故事，如陆耳御笠（即土蜘蛛）、英胡、迦楼夜叉、土熊（他们都是鬼）等。相反，这也表明在这个地方有反抗朝廷的势力和违抗朝廷意志的部族，而酒吞童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酒吞童子被京都的统治者当作鬼一样惧怕，并被描写成罪大恶极的人，但他也是位富有正义感，对女性非常亲切的

男子。想到这，明美同情起这些受到不公正镇压并遭杀害的鬼。在希望为这些鬼恢复人权和名誉的同时，能不能将离奇的酒吞童子传说用于促进大江町的观光事业呢？《日本鬼交流博物馆》的诞生就源于这种想法。

将本来被世人忌讳、厌恶的鬼传说转而作为发展观光业的法宝，这一直被当作大江町的基本方针而大力推行，这几年更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以建造云集全国鬼瓦的“大江山鬼瓦公园”为开端；“鬼回廊”、“昭和鬼展”、“鬼人互联网”等清一色的鬼计划相继出台。

而这些活动的最高潮就是日本鬼交流博物馆的落成。因为名字太长，所以通常叫它“鬼博物馆”，或干脆简称“鬼博”。

“鬼博物馆”位于大江山登山口附近，从政府机关所处的市中心附近乘车约需二十分钟。虽然感觉有些远离人烟，但鬼博物馆本身是现代化建筑，空调设施齐备，就其居住条件来说无可挑剔，所以明美不像她那些在政府机关附近工作的同事，觉得在博物馆工作是件苦差。

博物馆除了一位不定期来上班的馆长，就只有高宫明美和另一位雇员身份的女职员鸟山朋子，她比明美年纪稍大。虽然有些冷清，但周末来这参观的人很多。

游客不仅来自近畿圈地区，还有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有时还有乘观光大巴旅游的旅行团。除了在售票口卖票，博物馆的工作主要以介绍展品、回答游客问题为主。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接触也别有一番乐趣。

在来大江町的游客中，尤其是老人，参观“战友歌碑”的格外多。大江町镇政府机关前的国道向北有条岔道，往前

走约 500 米后，路的右侧就是“战友歌碑”。也就是去明美工作的地方——鬼博物馆的途中。沿着这条路再向前走，越过山岭，就进入了宫津市。

虽然挂在工商观光部门名下，但在镇机关工作时，明美并不太清楚附近的名胜。自从调到鬼博物馆工作后，她对市内的名胜有了兴趣，有时顺路到以前从未注意过的战友歌碑去，还多次在那里看见过默默伫立着的老人的身影。

人们很容易认为大江町只有酒吞童子居住过的大江山，其实还有不少名胜古迹，比如原伊势内宫皇大神社。也许年轻的明美会一时想不起来，但如果让当地的老人回答，他们肯定会认为战友歌碑是其中值得特书一笔的。

《战友》是半个世纪前日本还未战败时被最多人传唱，也是流行最久的军歌之一。它创作于明治时代日俄战争之后，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这里是离故国几百里、遥远的满洲。红红的夕阳照着，战友长眠在原野尽头的石头下……”歌词洋洋洒洒有十四节，它的作者真下飞泉就出生在河守町的新町（即现在的大江町）。

虽然《战友》在体裁上被列为军歌，但一听到它那凄婉哀绝的歌词内容，带着忧伤的小调旋律，你就会明白它并不单是以宣扬高昂的战斗意志为目的的所谓的军歌。直到昨天还一起驰骋在疆场上的战友，现在已变成说不出话的尸体，只有送给故乡亲母的遗物——手表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这是多么悲惨啊！这样一首缅怀战友的哀歌，倒不如说是反战歌更合适。不，不论是好战还是反战，它唱出了感叹战争没有任何意义的人们的心声。

参观战友歌碑的多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有组团或几个人

结伴来的，也有不少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当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歌碑，而是在参观鬼博物馆时顺便，甚至可以说多是去前面的天桥立的途中路过。尽管如此，据说那个年纪的许多老人都经历过战争，曾在战场上亲眼目睹战友死去。想到这，明美的心中也抹上了浓重的忧伤。对她来说，别说了解战争，最多只是把战争当作遥远的历史。

这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中有位老人，明美曾在上班途中见过。虽然只是经过时瞟了一眼，但当时他的确是在向歌碑默哀。那时老人独自一人，而现在买票进博物馆时仍是孑然一身。

不一会儿，馆内有了近二十位游客，几乎都是组团来的，除了一对情侣之外，就是刚才那位老人。团体游客闹哄哄地走了以后，偌大的博物馆顿时静了下来。

日本鬼交流博物馆一如它的名字，汇集和陈列了日本全国所有有关鬼的物品，从绘画、雕刻、面具、偶人、玩具到各地流传的风俗、祭祀、艺能，应有尽有。由各地生产的鬼瓦也很有趣。虽然占地不太大，但要一样样仔细地看，也得费不少时间。

不知是老人很感兴趣呢，还是有时间，他慢慢地在馆内参观。

在和鸟山朋子交接售票口的工作之前，明美一直站在展厅的一角做解说。老人走到明美面前时停住了脚步。他挺了挺弓着的腰，笑着对明美说：“展品比我去年来的时候多多了。”

“是啊，在一点点增加。”明美反射性地回答。她原本想问：“您是第二次来吗？”但没说出口。如果对方记得自己，

这样问就不礼貌了。于是她说：“刚才您在战友歌碑那吧？”

“哦，这么说，你看见我了？”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皱了皱眉。他看上去早已过了七十岁，从哪来的呢？口音和关西话稍有些不同。

“您也参加过战争吗？”虽然这无关紧要，但明美还是比较殷勤地问他。

“是啊，总算平安回来了。”

“那么您也有牺牲的战友了？”

“对，有很多，虽然过去五十年了，可还是忘不了啊。现在一唱《战友》歌还掉眼泪呢。”他笑得很悲伤。这时，他的眼光落在手表上，“出租车该来了吧。”说着匆匆穿过大厅走向门口。似乎到了和车站前的出租车约好来接他的时间。

明美无意识地目送着老人离开。就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从停车场那边走过来一个女的。她站在博物馆门前往外看，像在等后面的同伴。老人一边等出租车，一边用很不客气的目光不断打量那女人的脸。过了一会，他似乎忍不住跟她打了个招呼。

因为在门外，谈话的内容只能断断续续地传到明美的耳朵里。那个女的好像很意外，一副受惊的表情。她像是很难，却又不得不听着。可老人却很高兴，手舞足蹈，大声说着话。那个女的越来越尴尬，一边向停车场那边张望，一边像在估算着打断老人话头的时机。趁着老人递给她名片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她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走进了博物馆大门。

老人有些错愕地看着那个女人离开。

这个女的走进大厅后，在售票窗口说了声“两位”。鸟山朋子刚递给她两张票，她便像来不及等同伴似的一直走到大厅的里端，向明美所在的展厅张望。与其说她对展品感兴趣，倒不如说她想极力避免和老人的视线接触。

接老人的出租车来了。就在他刚要坐上去的时候，停车场那边有个男的小跑着过来了。

老人看见那男子的脸以后，露出了非常诧异的表情，他靠着车门，很纳闷地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

后面来的那个男人是这个女的同伴，年纪大概二十七、八岁，女的也和他差不多，或许还要大三、四岁。两人都穿着便服，但品味较高，而且两人都很瘦，体形优美，长得也都不错。乍一看像夫妻，但没有夫妻间的默契，也不像是有不正当关系似的那么神秘。女的虽然年纪大些，但据说最近流行新娘年纪大，或许是已经订了婚的情侣吧。

追上女伴后，男的道歉说：“来晚了，对不起，有个电话怎么也没法挂断。”估计他刚才在用汽车上的电话。那女的说：“票买好了。”说着递给那男的一张票，然后轻轻地挽着他的手走进馆内。看到这，老人坐进了出租车。

第一章 鱼津沉积林博物馆

女佣人须美子一边熨着衣服，一边唱着歌：“越中富山卖药人，鼻屎圆圆万金丹……”正要穿过走廊的浅见笑着接道：“吃了它的人是糊涂虫。”

“啊，讨厌，少爷……”

须美子的脸变得通红，她朝向浅见身后张望，看看有没有被其他人听见。幸好老太太雪江正在客厅中插花，她的儿媳妇、浅见的嫂子和子去学校参加家长会了，不在家。

“少爷，别唱那么庸俗的歌。”

“喂，喂，庸俗？须美子，你不也唱了吗？”

“我们家老奶奶总唱这首歌，我不知不觉就记住了……”

“我也记得听老奶奶唱过。对了，越后和越中是相邻的啊，按这条路线应该会传到我们家。”

这位老奶奶和须美子一样是新泻县高田乡下的，在她离开之前须美子被介绍来浅见家。

“没那么奇怪的路线吧。”

“不，也不是那样。比方说铃鹿的马夫曲演变成江差追

分小调^①的路线就是从江户沿北国街道传播，穿越信州，之后又从越后经北前船渡海到了北海道，途中还产生了小诸追分小调。”

看见浅见那么认真地解释，须美子觉得很有意思，她笑着说：“我不太明白。不过，少爷，我唱这种歌的事可要保密哟。”

须美子用含着笑意而又略带嗔怪的目光瞪了一下二少爷。

“知道了，知道了。越中富山的万金丹是什么样的药呢？”

“噢 那是药吗？”

“是啊，真奇怪，你不知道还在唱。不过我也不太清楚，所以也不能得意。以前我家可能也有，可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药呢？”

虽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浅见心里惦记着，于是马上查了查。过于拘泥这种事是浅见的坏毛病，但也是他的优点。据《广辞苑》记载：“万金丹：对提神、解毒等有效的丸药名。净琉璃（镰仓三代记）中有一段唱道：‘有幸蒙赐浅间的万金丹提神’。”

“浅间”，大概是指长野县的浅间山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浅见开玩笑说的越后—信州—江户的流传路线可能不是胡诌。

江差追分小调为北海道江差町的人在酒席上唱的民歌。它起源于岩手附近的马夫曲，传至长野县轻井泽町后，经当地驿站的妓女加工变成追分小调，而后流传开来。

晚饭时，浅见提到了万金丹。当然，须美子唱那种歌的事他没说。

“说到万金丹，的确在我年轻时就已经有了，叫越中富山的万金丹。”

母亲雪江很怀念地解释说，不过她倒没有唱那首歌。

“把一个又大又红的装着置药^①的纸袋放在神龛旁边，一有感冒什么的，母亲就像变戏法一样取出药，真是不可思议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吧？”嫂子和子问。

“不会没有吧，一般的药店没有，可专卖中药的店应该有吧。”

就连对以前的事无所不晓的雪江妈妈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事。

“在缺医少药的过去虽然很珍贵，可西医传入以后，中药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浅见装出一副很知情的样子，这引起了雪江的不满。

“无足轻重？富山的卖药人到现在还有呢。据说中西家就一直在用置药。”

“噢，这是因为那位夫人比较守旧嘛。”

“就算家里备了富山的置药，也不一定是守旧吧。”

“话是这么说，但那人在其它很多方面也很守旧呢。”

置药也叫配置药，特指富山的卖药人所从事的古老行业。即由卖药人在顾客家里留下感冒药、胃肠药等药物，先用药后付钱，并定期补充。从江户时代开始流行，尤其受到农村的欢迎。现在，和市面上出售的药基本相同，但还包括一些古老的处方，而且都是中药，如六神丸。

“ 什么意思 你想说相亲的事吗 ?”

“ 哈哈…… ”

浅见暧昧地笑了。对中西夫人做媒次数之多感到为难的不仅是浅见，说实话，雪江也有类似的想法。

“ 不过，真没想到身边就有富山的药啊。如果是这样，我也要重新认识万金丹了。 ”

关于万金丹的谈话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天《旅行与历史》杂志的藤田主编打来电话，他也突然提到了万金丹，这让浅见非常惊讶。

“ 浅见老弟 知道万金丹吗 ?”

“ 嗯 ,知道。 ”

“ 哦，是吗？没想到，我还正想说的呢，浅见老弟不愧是个传统的人啊。 ”

“ 什么意思，要取笑的话，我可挂电话了。 ”

“ 哈哈，对不起，对不起，哪敢取笑你，我是佩服你啊。你真的知道吗？ ”

“ 对啊，那是种中药，用于提神、解毒，很早就出名了。净琉璃《镰仓三代记》中有这么一段 ‘ 有幸蒙赐浅间之万金丹提神 ’。 ”

听到这，就连傲慢的藤田也惊呆了。

“ 啊……真了不起，不，太佩服你了，我真认不出来了…… ”

“ 没什么 人不可貌相嘛。 ”

“ 哈哈，说的是啊，那么我就放心了。有份工作一定要拜托你做。 ”

“ 是采访吗 ?”

“对，想请你写篇关于中药的报道，尤其是富山的置药。”

“富山的置药？”

这回轮到浅见觉得奇怪了。就好像恍如昨天，如果真这么巧，倒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也许你觉得我们杂志用这个题目有点意外吧。这是目前还不太为人知的小热门。如果说那东西落伍，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中药在欧美的现代医学上成为注目的焦点呢？尤其是在富山县的山上采的草药，不知为什么，好像很管用。现在，置药不仅没有衰败，近年来作为普通的大众药品反而正慢慢渗透到人们生活中。作为日本人后裔的我们难道不该无比高兴吗？所以希望你能搜集到所有关于越中富山置药的历史、功效以及目前的情况，写一篇引起读者反响的报道。那么，我拜托你了。”

一番长篇大论后，藤田“啪”地挂断了电话，让浅见目瞪口呆。

即使受到别人委托，可浅见只会唱唱“万金丹”这样无聊的歌曲，与中药根本扯不上边。仅有的一点知识是关于鸟头等生物碱系列的毒药。这还是在涉及几宗杀人案时临时抱佛脚学的，现在已经全忘光了。最重要的是他觉得毒药和置药两者作用正相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浅见和晚回家的阳一郎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闲聊时谈到了这件事。

“不对，毒药和药是表和里的关系。”阳一郎说，“比方说剧毒的砒霜对某种病会有戏剧性的效果。反过来，被认为有稳定疗效的中药，如果用量和用法不当，也会成为毒药。

最近运用药学知识进行犯罪的案例多了起来，如石垣岛杀人事件中就运用了高科技知识，将鸟头和河豚毒混合，错开药物发作的时间，这样就会增加确定死因的难度。科学搜查研究所也正在为对付这种运用新手段犯罪的高智商罪犯而伤透脑筋。噢，对了，如果你需要药物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 T 药科大学介绍给你，他们正在和科学搜查研究所共同进行研究。”

“啊，太好了，那么拜托了。”浅见一听正中下怀，高兴得向哥哥扑过去。

星期一，浅见推掉预约后立即来到位于山手线大崎站附近的 T 药科大学。哥哥给他介绍的是校长岛村贞藏，然后根据需要再由岛村校长给他介绍合适的教授。

新学期刚开始不久的校园里樱花盛开，银杏、梧桐抽出了淡淡的嫩芽。或许是心理作用，浅见总觉得在树下来往穿梭的学生中，许多人老实得像猫一样。但这种天真烂漫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就会大变样，小猫变成了老虎。

T 药科学学校自创建以来已有七十年，校长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威风凛凛，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像在炫耀这所学校的历史和传统。楼内气温比外面低五度，就像进了低温仓库，浅见不由得哆嗦起来。

虽然岛村校长和哥哥关系比较亲密，但作为寻常老百姓的浅见却不擅长和大学里的人，尤其是校长打交道。浅见有些紧张，但出乎意料的是岛村在宽敞的校长办公室里热情地迎上来，“啊，欢迎，欢迎。”岛村今年六十一岁，是这所大学创立者的第三代，他还兼任董事长，是位实权派。

“一直蒙浅见局长照顾，弊社很多毕业生也承蒙他的关

照进入警察机关。这可不是官学勾结哟。你哥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一点不通人情，这就像是玉有瑕疵一样。请你把这话转告他，就说是岛村说的。”

说到这，他大声笑起来。虽然笑得不粗俗，但与其说是学者，倒不如说他更有企业家的风度。

浅见一提到访问的主题——能否请教一下中药的现状和富山置药的情况，岛村校长马上说道：“如果是这样就问他吧。”

“他叫高津雅志，是今年春天刚破格提拔的年轻教授，是位很有前途的青年人。事实上已经快成为我的女婿了。”

他笑容满面，露出了糊涂父母的本相。

的确值得骄傲，这位校长千金的未婚夫就是以浅见的眼光看也是位有魅力的绅士。他的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股很浓的书生气，与岛村校长带点投机心的样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名片上印着“医学博士”的头衔，但只有三十五岁。光凭这些，浅见就要自惭形秽了。

不过，高津教授是个待人和蔼、容易给人留下好感的人，对浅见这个外行提的相互矛盾的问题一点也没露出厌恶的表情，而是很有礼貌地、真诚地给予回答。

“简单地说，中药和西药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中药的原材料中使用了药用动、植物以及中草药等天然药物。西药通过化学合成的物质的物理作用，对症下药地治愈疾病；而中药则通过调整细胞、组织这些生命体根源的平衡或是诱导出它的自我治愈能力来发挥病理作用。”

“这么说，中药对身体更好了？”

“也不一定。的确，一般说来中药里有很多药都能稳定

发挥作用，所以副作用少也是事实。但就像最近人们常议论的那样，小柴胡汤这类最普及的药也会诱发肺炎、肝功能障碍。虽说是中药，如果使用方法不对也会有危险。”

“那是极个别的例子吧？”

“说特殊也特殊，但现实当中已有死亡案例的报告，所以不能轻视。西药也频繁发生副作用，所以从使用量的绝对值考虑，哪个安全，哪个危险，不能笼统地下结论。”

“据说最近越中富山的置药掀起了小热潮，您怎么看？”

“噢，像置药这种家庭常备药可以说基本上是安全的，它不是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吗？这期间进行了反复摸索，所以就其成品来说，药性已经稳定下来了。”

“您知道万金丹吗？”

冷不丁浅见问了个奇怪的问题，高津教授顿时感到迷惑不解。

“嗯，当然知道了。”

“那也是富山的药吗？”

“不是，当然富山也生产，最初是由伊势地区生产的。江户时代作为伊势朝贡的土特产而闻名全国。它由丁香、桂皮、甘草、阿仙药、木香、麝香、沉香以及龙脑调配而成。现在的药丸就是承袭这一配方制成的成药。”

“您记得真清楚啊！”浅见赞叹不已。

“哈哈，这是我的专业嘛。可不是一下就记住的哟。”高津拍拍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不，怎么这么说呢，您一定从小时候起就非常优秀吧。”

“是啊，的确，在学校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很好，但比起

你哥哥还差得远呢。”

“啊，您知道我哥哥？”

“当然。这所大学与警察部门的科学搜查研究所所有来往，但我在这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一提到浅见阳一郎，不管怎么说在西之原附近还是很有名的。”

“哦，西之原附近？”

“虽然我现在独自住在目黑，但实际上出生在北区的西之原。我想你也和我一样，是从泷野川小学毕业的吧。在东大，我还是浅见刑事局长的晚辈呢。”

“噢，是这么回事啊。”

浅见几次三番感到惊讶。高津比他大四岁，因此两人曾同时在泷野川小学就读。于是浅见立即很直接地问高津以前住在哪里。原来，高津家就在从浅见家边上的斜坡下去约一百米远的圣林寺附近。

“我家与你们府上完全不一样，房子很小，你也许不知道。”

高津的眼睛有些湿润。

就这样，两人谈得越来越投机，飞鸟山、古河邸、平冢亭的丸子等等，都是有关西之原附近的事。连采访的主题——中药也被撂在一边。尽管如此，要问的事情还是都问了。最后谈到中药的效果和副作用时，浅见还得到了高津参与研究的临床病例的记录及厚生省药事审议会收集的事例报告。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随时和我联系。”

高津把浅见一直送到大楼门口，临别时这么说道。浅见向停车场走去，突然发觉自己没向高津祝贺订婚的事，于是